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尚史卷三十三

四

主事臣尹壮圖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尚史卷三十三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列傳十一

魯諸臣傳下

叔肸　公孫嬰齊聲伯　叔老子叔齊子　叔弓子叔敬子

叔輒　叔鞅

叔肸文公子宣公母弟也宣弒而非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穀梁

宣公十七年卒子嬰齊為魯卿是為公孫嬰齊成公二年嬰齊及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會晉伐齊齊師敗于鞌六年嬰齊如晉晉命伐宋秋侵宋八年嬰齊如莒聘且自逆婦初嬰齊嫁其外妹于施孝叔（惠公五世孫）十一年晉郤犨來聘求婦于嬰齊嬰齊奪施氏婦以與之十六年公會諸侯伐鄭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嬰齊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于鄭郊師逆以至嬰齊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叔孫僑如譖季孫行父于晉

晉人執行父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嬰齊請行父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讐亡而為讐治之何及郤犨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

士燮謂欒書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行父僑如奔齊（左傳）

嬰齊歸鮑國（鮑文子也施孝叔臣）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即郤犨）之邑欲信讓邪抑知其不可乎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苦成

叔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君驕而多私勝敵而歸必立新家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為怨三府可謂多矣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邑鮑國曰我信不若子若鮑氏有釁吾不圖矣今子圖遠以讓邑必常立矣國語

十七年嬰齊卒于貍脤

公羊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為公請公

許之反為大夫歸於貍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

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然後卒之

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謚曰聲伯子叔老嗣為子叔氏是為子叔齊子

襄公十六年叔老會伐許二十年叔老初聘于齊二十

二年七月卒子叔弓嗣叔弓是為子叔敬子襄公三十年弓如宋葬宋共姬昭公元年季孫宿取鄆秋弓帥師疆鄆田二年弓聘于晉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于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禄也敢辱大館羊舌肸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三年弓如滕葬滕成公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秋七月莒人來討不設備弓敗諸蚡泉六年吳敗楚師弓如楚聘且弔敗八年晉虒祁宮成弓如晉賀九年公會楚子于陳十年弓及季孫意如仲孫貜師師伐莒取郠十一年弓如宋葬宋平公南蒯季氏費邑宰以費叛十三年弓師師圍費弗克敗十五年二月禘于武宮弓涖事籥入籥羽舞也而卒子二輒鞅輒字伯張昭公二十一年秋七月日有食之輒哭日食叔孫婼曰子叔將死非

所哭也八月鄭卒鞅嗣二十三年景王崩六月鞅如京師葬景王二十三年正月鞅卒左傳

叔弓曾孫還還子青見氏族志

公孫有山

公孫有山是為有陘氏魯大夫哀公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吳申叔儀乞糧于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繠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矣粱精美也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

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也二十四年公如越得大子適郢與大子適郢相得也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肥肥懼公因越討已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二十七年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於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施施罪也左傳

論曰易有之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然則夫婦者為人道之始乎始而亂之人禽溷矣是故日月貞明夫婦貞順聲伯外妹貞于施矣奪而移之郤

其為婟也不亦甚乎夫嫁妹與辭邑順逆殊也辭順而效逆聲伯之戾也

里革 附師存

里革魯大史克也文公十八年莒大子僕殺紀公以其寶來奔公以書命季孫行父曰夫莒大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寶來其愛我甚矣為我與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里革遇之而更其書曰夫莒大子殺其君而竊其寶來不識窮固又求自邇為我流之于夷今日必

通無逆命矣明日有司復命公詰之以里革對公執之曰違君命者女亦聞之乎對曰臣以死奮筆奚啻其聞之也臣聞之曰毀則者為賊掩賊者為臧竊寶者為軌用軌之財者為姦使君為臧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也乃舍之公夏濫于泗淵濫漬也漬罟以取魚也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于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

虞于是乎禁罝羅矠魚鱉以為夏槁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于是乎禁罝麗罝當作罜罜麗小網也設穽鄂鄂作格所以誤獸者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䴠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樂師侍曰藏罟不如寘里克于側之不忘也成公十八年晉人弑厲公邊人以告

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對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于殺其過多矣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民旁有慝無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于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桀奔南巢紂踣于京厲流于彘幽滅于戲皆是術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為焉國語

古流字

厚成叔瘠

厚成叔名瘠魯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為厚氏世本

瘠事襄公襄公十四年衛孫林父甯殖逐獻公公使瘠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于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師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于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

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稽歸復命語臧孫紇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左傳其後有启木見氏族志

閔馬父

閔馬父字子馬魯大夫襄公二十三年季孫宿廢其子公彌而立悼子紇以公彌為馬正公彌慍閔馬父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

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彌然之昭公十八年秋葬曹平公魯使見周原伯魯周大夫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馬父閔馬父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于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殖將落原氏其亡乎二十二年景王崩子朝謀立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左傳

哀公八年齊閭邱明來盟子服何戒宰人曰陷而入于恭陷失過也如有失過寧近于恭閔馬父笑而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大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于恭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為恭今吾子之教官僚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為國語

榮駕鵞

榮駕鵞名樂魯大夫聲伯之子韋昭注

按公孫嬰齊謚曰聲伯其子曰叔老是爲子叔齊子於襄公二十二年卒榮駕鵞亦曰聲伯子或是叔老兄弟或聲伯别是一人

是爲榮成伯襄公二十八年公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帶叔孫豹皆以爲不可榮駕鵞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左傳

二十九年公自楚反及方城季孫宿取卞使季冶魯大夫季氏族逆璽書以告曰卞人將叛臣討之旣得之矣公未言榮駕鵞曰子股肱魯國社稷之事子實制之唯子所利何必卞卞有罪而子征之子之隷也又何謁焉公欲還出楚師以伐魯榮駕鵞曰不可君之于臣其威大矣不能令于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暱之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宿之取卞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若楚之克魯諸姬不獲闚焉而況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

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于君其予君也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宿之事君也不敢不悛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君其入也乃歸國語

左傳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

定公元年昭公之喪至自乾侯季孫意如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公氏猶言公之墓宅欲溝絶其墓不使與先君同榮駕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耻之乃止意

如又問于榮駕鵞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左傳）

榮駕鵞卒謚曰成伯

子家羈（左師展附）

子家羈（公羊羈作駒）莊公之玄孫懿伯也臧昭伯郈昭伯及魯大夫多怨季孫意如公亥（意如叔父）與昭公子公為謀去之昭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羈羈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命不可為

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于公

公羊昭公將弒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弒

而敗馬注縶馬曰維縶牛曰婁季氏專賞罰已久民順從之猶牛馬之于委食已者也

昭公二十五年九月公伐季氏入之意如登臺請以五乘亡弗許鞴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積也將蓄積而生變也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已而叔孫氏孟氏救季氏伐公徒鞴曰諸臣偽刼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

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遂行孫于齊齊侯唁公于野井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羈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一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羈羈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

或欲通內外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于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叔孫婼從公于齊與公言羈命適公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叔孫謀公與婼言于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婼伏諸道左師展魯大夫告公公使婼自鑄歸已而意如有異志公不果入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二十七年仲孫蒍陽虎伐鄆鄆人將戰羈曰天命不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

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無為望也夫其死于此乎公使羈如晉公徒敗于且知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羈曰朝夕立于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禮君不敵臣晏大夫使宰為主獻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比公于大夫也又公子慭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羈乃以君出二十八年公如晉將如乾侯羈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竟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

人而即安于甥舅其亦使逆君言自使齊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使來唁公稱主君羈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三十二年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羈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公薨羈反賜于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定公元年叔孫不敢逆公之喪于乾侯意如曰子家子亟言于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羈不見不敢易幾

而哭（叔哭會也不欲見故哭不同會）不敢請見羈羈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甍羈不敢見不敢使告之曰公行（公為弟）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從

公者皆自壞𩓫反左傳

羈卒謚曰懿

公儀休　犁鉏

公儀休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休魚者休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

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女工安所讎其貨乎史記

魯公薨左右請閉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于門哉說苑

韓非子作公孫儀孔叢子魯人有公儀潛者砥節礪行恬于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思對曰如君言公儀子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

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伋亦願在下風令徒以高官厚禄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彼將終身不躡君之庭矣且臣不侫又不任為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也。準之孔叢子休葢穆公相大史公不言也說苑楚成王使魯君為僕魯君曰我周之建國也令成王以我為僕可乎大夫皆不可公儀休曰不可不聽楚王身死國亡君之臣乃君之有也為民君也魯君遂為僕說誤成王

不與穆公同時

犁鉏者亦事穆公公使衆公子或官于晉蓋三晉也或官于荆犁鉏曰假人于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游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于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不救近也今晉與荆雖強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韓非子

論曰大人事君義以直外仁以格内道也里革毅然攺書斷罟不且具大人之量哉善乎師存之言藏罟不若側寘草也昭公之難懿伯致愚綢繆匡救而卒不一納

何邪君存志入殁則逃之懿之于昭可謂不貳矣然微駕鵞襄公將先此而孫尾大之禍固不必自昭公始也

卜楚邱

卜楚邱者魯掌卜大夫公子友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邱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周社亳社之間執政所在）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乾君父離變為乾故曰同復于父）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文公十八年齊侯

將伐我戒師期而有疾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叔仲彭生令龜卜楚邱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公薨夏五月齊人弑懿公初叔孫豹之生也其父得臣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邱曰是將行主先出奔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為卿雞鳴為士夜半為皂人定為輿黄昏為隸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昳為臺自王已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

曰為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得臣卿也豹當為卿故知為之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于人為言敗言為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為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為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旦日正卿之位叔孫父子世為亞卿位不足以終盡卦體也　左傳

梓慎 中須附

梓慎魯大夫襄公二十八年春無氷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此年歲當在星紀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木也歲失次出虛危下是為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房星為宋角亢為鄭故龍為宋鄭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玄枵三宿虛星在其中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明年宋鄭饑昭公七年公將如楚夢襄公祖祖祭道神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

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湫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宫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黒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三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籥羽舞也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大辰房星尾也孛星出大辰之西光芒東及天漢申須魯大夫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今火尚伏火出乃布散為災諸侯

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大辰大火宋分野陳大皡之虛也大皡居陳大火所自出鄭祝融之虛也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鄭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邱其星為大水衛星營室營室水也水火之牡也水雄火雌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

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來年大火出見之月周五月也明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于其處作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二十年春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兹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婼曰然則戴桓也戴族華氏桓族向氏汰侈無禮已甚亂所生也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十一月蔡侯卒二十一

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于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孫婼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陽氣不克而莫然不同將積聚也秋八月大雩旱也左傳

師已

師己者亦魯大夫昭公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師己曰

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遥遥稠父喪勞宋父以驕稠昭公名宋定公名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左傳

公為　公果　公賁　公衍汪錡附

公為公果公賁公衍皆昭公之子也公為是為務人禮記作禺人公為公衍之生也其母偕出將產出就外室公衍先生公

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乃反為兄季公亥者季孫意如之庶叔父也公亥怨意如欲去季氏獻弓于公為與之出射于外而謀之公為告公果公賁果賁使侍人僚祖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亦不怒公為又使言公又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遂自言昭公二十五年九月公伐季氏不克孫于齊二十九年公在乾侯賜公

衍羔裘使獻龍輔玉名于齊侯公衍遂以羔裘繼入之齊侯喜與之陽穀公私喜于得陽穀而思于魯乃曰務人為此禍也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大子左傳

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戰于郎公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重同童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踦問于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

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記檀弓）

家臣傳

匡句須

匡句須者施孝叔（惠公五世孫）家臣齊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匡句須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左傳）

杜洩

杜洩者叔孫氏宰叔孫穆伯寵竪牛牛間其二子孟丙仲壬叔孫殺孟逐仲于齊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且不食叔孫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杜預注言求食可得無為去牛設辭也愚謂求竪牛而至今何去乎憤辭也叔孫不食三日卒昭公使杜洩葬叔孫竪牛賂叔孫帶與南遺季氏家臣使惡杜洩于季孫而去之適季孫謀去中軍竪牛曰夫子固欲去之既毀以書使杜洩告于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

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杜洩將以路葬（天子所賜路車）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亞卿也）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

敢服死又不以將馬用之乃使以葬叔仲帶謂季孫曰帶受命于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不以壽終者為鮮西門非魯朝正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左傳）

正常　公肩假

正常者季桓子之寵臣也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肥康子名）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

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哀公使共劉魯大夫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左傳

又有公肩假者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之謂以機巧封之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碑形天子之制楹形諸侯之制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謂不得嘗巧于汝病

乎噫弗果從記檀弓

申豐　公孫朝

申豐者季氏屬大夫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紇欲立之訪于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已而臧武仲為立之臧氏由是得罪昭公四年大雨雹季武子問于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西

陸朝覿而出之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黑牡黑牲秬黑黍司寒玄冥也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食肉之祿謂在朝治事就官食者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享司寒獻羔而啟之春分獻羔祭韭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虞官取之縣人遂屬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

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氷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越散也）雷不發而震雹之為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氷之道也二十三年我伐邾故晉人執叔孫昭子申豐以貨如晉叔孫不欲以貨免見之而不使出已而晉人歸叔孫季平子既逐昭公二十六年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亦季氏臣◎女音汝）以貨適齊賂梁邱據據說止齊侯使公

子鉏師師從公伐魯公孫朝者孟氏成邑大夫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于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言恐使魯知成降齊僞伐之以壓衆心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不能降也齊師遂無功公竟不得入左傳

謝息　公歛陽

謝息者孟僖子家臣昭公七年僖子從公如楚晉人來

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成孟氏邑本杞田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瓶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于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為杞取成又有公歛陽者守處父亦孟氏家臣為成宰定公七年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

桓子公歛陽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墮毀其軍而設伏）公歛陽曰虎不圖禍而必死季氏臣苫夷曰虎陷二子于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八年陽虎欲去三桓冬十月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都邑之兵車）曰癸巳至公歛陽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陽曰然則亂也必及于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及期事覺季桓子奔孟氏陽虎刦公與武叔（叔孫州仇）以伐孟氏陽師成人自上東

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虎入讙陽關以叛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將墮成陽謂孟孫曰墮成齊師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左傳

論曰杜洩正常犯難守正有遺直之風焉詩曰剛亦不吐家臣之賤能禦剛矣而孺子之死正常適逮之告而

奔衛免身而已申豐狥主以私吠非其主者歟

尚史卷三十三

尚史卷三十四

列傳十二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叛臣傳　豎牛　南蒯

豎牛者庚宗婦人之子也初叔孫穆子去叔孫氏以辟僑如之難也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

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僑如奔齊魯人召叔孫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女生曰姓謂子也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則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齊公孫明知叔孫于齊叔孫歸未逆國姜孟仲母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昭公四年叔孫田于邱蕕遇疾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强與孟丙盟不可叔孫為孟丙鐘為孟丙鑄鐘曰爾未際未與

諸大夫相接見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曰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北婦人即國姜客謂公孫明叔孫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强與仲壬盟不可仲壬與公御萊書觀于公私遊觀于公宮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為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叔孫疾急命召仲壬牛許而不召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个東西廂而退牛弗進則

置虛命徹叔孫絶食三日卒牛立昭子叔孫婼而相之公使杜洩叔孫氏宰葬叔孫牛賂叔仲昭子叔仲帶與南遺使惡杜洩于季孫而去之仲壬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攻諸大庫之庭司宫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丙仲壬之子殺

諸塞闕之外投其首于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南遺者季氏費邑宰襄公七年季氏城費南遺之請也其子南蒯亦為費邑宰季平子立不禮于南蒯南蒯謂公子慭曰吾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公子慭許之南蒯語叔仲小且告之故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昭公十二年慭告公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

如齊愁還及衛聞亂亦奔齊十三年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季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魯大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恤恤憂患湫愁隘攸懸危之貌）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

矣哉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其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二人南蒯家臣偽廢疾使請于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十四年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刼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君謂季氏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之南蒯請期五日遂奔齊司徒

老祁慮癸來歸費南蒯侍飲酒于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晳（齊大夫）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左傳）

陽虎（仲梁懷　林楚附）

陽虎季氏家臣季平子逐昭公公處于鄆昭公二十七年孟懿子陽虎伐鄆欲奪公敗公徒于且知定公五年季平子行東野還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昭公之出季孫珮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步亦改玉也）仲梁

懷者亦季氏之家臣也陽虎欲逐之秋九月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即公父歜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季氏族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内庚寅大詛逐公父文伯及秦遄皆奔齊遄平子姑婿　六年公侵鄭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欲怒衛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于豚澤衛侯怒使追之公叔發曰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乃止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陽虎强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

獻子（士鞅）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范獻子曰魯人患陽虎矣秋八月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七年齊人歸鄆及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秋齊伐我陽虎將宵軍齊師齊師墮伏而待之（墮毀其軍以誘敵而設伏兵）公斂陽（孟氏臣）苫夷（季氏臣）力爭之虎懼乃還季寤（季桓子弟）公鉏極（公彌曾孫）公山不狃（費宰）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叔孫氏庶子）無寵于叔孫氏叔仲志（叔仲帶之孫）不得志于魯故五人因陽

虎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八年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孟氏閵之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僞為公期（孟氏支子）築室于門外以備之及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虎從弟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覺之咋謂林楚曰（咋暫也）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于主桓子曰何後

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刼公與武叔（叔孫州仇）以伐孟氏公斂陽帥成人與陽氏戰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公羊寶者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穀梁寶玉者封圭大弓者武王之戎弓）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于徵死何暇追余徒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虎入於讙陽關以叛

公羊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䁥而鍥其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於蒲圃力能救我則于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于其乘馬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駷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

門然而甲起于琴如弑不成郤反舍于郊皆說然息
或曰弑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
得國而已如丈夫何睋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
斂處父帥師而至懂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淮南子
陽虎為亂魯君令人閉門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又
重罪圍三卒陽虎將舉劍而伯頤門者止之曰天下
探之不窮我將出子陽虎因揚劍提戈而走門者出
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祛薄腋出之者怨

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為之冢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

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即鮑國齊大夫）諫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因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刻其軸以麻約縛之使易毀折以絕追者）載葱靈（輜車名蓋車之有障蔽者）寢于其中而逃

追而得之因于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及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荀罃士吉射作亂伐晉侯不克出奔朝歌齊人輸范氏粟鄭罕達駟弘送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旆先驅車也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左傳

韓非子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逐於魯疑于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虎務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術而御之虎不敢為非善事簡主興主之强幾至于霸

公山不狃 侯犯 駟赤附 公孫宿

公山不狃字子洩季氏費邑宰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亦季氏臣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

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季桓子行東野及費不狃逆勞于郊季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不狃怒謂陽虎子行之乎行逐也秋九月陽虎因季桓子而逐仲梁懷十二年隳三都季氏將隳費公山不狃叔仲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二子魯大夫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不狃及輒奔齊哀公八年吳為邾故將伐魯問于叔

孫輒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
山不狃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
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
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
率子必辭王將使我輒病之吳子問于不狃對曰魯雖
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
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
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不狃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

人或有因于吳竟而田馬者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滋濁也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不狃遂卒於齊侯犯者叔孫氏之郈馬正初叔孫成子即叔孫不敢欲立武叔即叔孫州仇公若藐叔孫氏之族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亦叔孫家臣使賊射藐不能殺使藐為郈宰使侯犯殺藐又弗能武叔之圉人曰吾以劍過朝藐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偽為固陋不知禮者以劍鋒末授之則可殺也使如之藐曰爾欲吳王我乎

遂殺藐侯犯以不能殺藐也以郈叛定公十年武叔及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于齊以臨民不然將叛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于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於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于齊與其死也猶是

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
且盍多舍甲于子之門以備不虞犯曰諾乃多舍甲而
請易于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
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偽將射之
犯止之曰謀免我于是犯請行郈人許之駟赤先如宿
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
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
有物物識也言有識別也吾未敢以出犯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

止而納魯人犯奔齊亦卒于齊公孫宿者即公孫成為孟氏成邑宰初孟孺子洩即孟武伯將圉馬于成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圉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及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内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懼不歸請聽命共使弗許不敢歸成哀公十五年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以偪成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見公孫宿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况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

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

宿曰善哉吾不早聞命子贛又說陳成子即陳恒成子歸

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於嬴左傳

孔叢子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曰臣人

而叛天下所不容其狀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

武伯將執之訪于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于臣禮意

不至是以去子令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

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

論曰吾聞薰蕕不同器同為家臣而有林楚駟赤二子之臭與蕕別矣昭子誅牛見褒君子不然寧風之棘若林如庚宗之豎何

逆臣傳　公子翬

公子翬字羽父魯大夫隱公四年秋諸侯從州吁之請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翬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敗鄭徒兵而還十年夏五月翬不待公命先會齊人鄭人伐宋十一年翬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

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十一月公祭鍾巫鍾巫之神齊于社圃館于寪氏魯大夫翬使賊弒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桓公三年翬如齊逆女左傳後事不載莫知其卒年

公子慶父

公子慶父即共仲桓公子莊公庶兄莊公二年慶父帥師伐于餘邱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慶父請伐齊

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姑務脩德以待時乎三十二年莊公薨子般即位子般者孟氏之子也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女公子子般妹圉人犖自墻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至是慶父使圉人犖弑子般

公羊傳莊公存之時鄧扈樂曽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弑之矣使弑之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

慶父懼如齊齊人立閔公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
慶父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二年八月慶父使卜
齮弑閔公公子友以僖公適邾慶父既殺般又殺閔公
國人不與出奔莒公子友乃入立僖公以賂求慶父于
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貸不許哭而往慶父曰
奚斯即公子魚之聲也乃縊左傳
公羊傳慶父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不納
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不可于

是抗輈經而死

公子遂 公孫歸父 仲嬰齊附

公子遂是為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公孫敖之從父昆弟也為魯卿僖公二十六年遂及臧孫辰如楚乞師以伐齊宋以其不臣也二十七年遂帥師入杞二十八年遂如齊聘三十年遂如京師因如晉三十一年晉分曹田以賜我遂如晉拜三十三年公伐邾取訾婁秋遂帥師復伐邾文公二年十二月遂如齊納幣聘出姜也

六年遂如晉葬晉襄公初公孫敖為遂聘莒女七年敖如莒涖盟且為遂逆見女美自娶之遂請攻敖叔仲彭生平之使遂舍之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及敖卒喪至自齊遂欲勿哭彭生復説之遂乃帥兄弟以哭之八年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會伊雒之戎將伐我遂因會之盟於暴九年楚伐鄭遂會諸侯之大夫救鄭十一年遂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八年意諸來奔十二年秦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遂辭玉術不可三辭卒致之

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賂之子叔姬者魯女也妃齊昭公生子舍昭公卒舍即位齊公子商人弒舍而自立遂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子叔姬即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十四年冬單伯如齊請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既而歸之十六年公有疾使遂及齊侯盟于郪邱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遂請盟六月盟于穀冬十月遂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言齊將伐魯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

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十八年二月文公薨子惡即位時齊惠公立遂及叔孫得臣如齊賀且拜葬初文公二妃敬嬴生子倭敬嬴嬖而私事遂倭長而屬諸遂遂欲立之叔仲彭生不可遂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遂弑惡及其母弟視及叔仲彭生而立倭是為宣公宣公元年遂如齊逆女三月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夏公會齊侯于平州遂如齊拜成八年遂如齊至黄疾作而復卒于垂謚曰襄仲子二公孫歸父

仲嬰齊公孫歸父字子家宣公十年歸父如齊葬齊惠公秋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冬如齊伐邾故十一年歸父會齊人伐莒十四年會齊侯于穀十五年會楚子于宋十八年歸父以其父遂之立宣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宣公薨季孫行父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遂遂逐東門氏歸父還及笙壇帷復命于介介副使也既復命袒括髮袒衣以麻約髮從初喪之服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

公羊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公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子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于是遣歸父子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甍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會于介

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于是使嬰齊

後之注臧宣公即臧孫許

魯使其弟嬰齊紹其後為仲氏成公十五年仲嬰齊卒

左傳

論曰傳曰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羽父之謂乎州吁

請伐鄭以除宋惡羽父固請而會之陰助逆焉兆無君

矣息姑姑息釋將不誅伐宋猶肆專而寫氏遂肆逆吁

隱實縱之羽父何誅焉叔牙飲酖僅以存後慶父賊二

君顧不斬孟氏之祀下刑上服上刑下服失輕重與

魯夫人傳

孟子 聲子（隱母） 仲子（惠公夫人桓母） 文姜（桓公夫人莊母）

孟子惠公元妃子姓宋女也先惠公薨聲子葢孟子之姪娣惠公次妃隱公母隱公三年薨謚曰聲仲子亦惠公夫人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隱公立而奉之隱公二年薨（左傳）

文姜桓公夫人齊僖公之女莊公之母也桓公三年文姜至自齊六年子同生（同莊公名）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卜士妻為乳母）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襄公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責文姜莊公元年三月文姜孫于齊尋復還魯二年文姜會齊侯于禚四年享齊侯于祝邱五年文姜如齊師六年齊人來歸衛寶文

姜請之也十年文姜會齊侯于防冬又會于穀十五年

文姜如齊十九年文姜如莒二十一年七月薨左傳

謚曰文

哀姜莊夫人　叔姜閔母　孟任子般母　成風僖母

哀姜莊公夫人齊女莊公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八月

夫人姜氏入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非禮也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宗婦不同贄也

孟任黨氏女也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

之閟不從公公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三

十二年公薨子般立慶父賊子般閔公啓方立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立二年慶父又弑之慶父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哀姜懼討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屍歸僖公請而葬之成風風氏須句之女僖公之母也公子友之生也桓公使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成風聞友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閔公遇

弑友立僖公僖公二十一年邾滅須句須句子來奔成風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脩祀紓禍也須句司大皞與有濟之祀明年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文公四年薨左傳

謚曰成

聲姜僖夫人文公母　出姜文夫人子惡母　敬嬴宣公母

聲姜公羊作聖姜僖公夫人文公之母也僖公十一年公及聲姜會齊侯于陽穀十七年我滅項齊人以為討而止

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文公十六年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聲姜甍毁泉臺左傳

謚曰聲

出姜文公夫人文公四年逆姜氏于齊九年春出姜如齊歸寧也出姜生子惡及視惡立為大子文公二妃敬嬴者公穀並作熊氏謚曰頃熊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公子遂宣公長又屬諸遂遂欲立之十八年文公甍大子惡立冬十月遂弑惡及視而立宣公出姜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

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宣公八年嬴氏薨左傳

謚曰敬

穆姜宣夫人

穆姜宣公夫人宣公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穆姜至自齊十八年公薨子成公立成公九年伯姬歸于宋

穆姜女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行父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

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賦緑衣之卒章而入叔孫僑如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十六年秋諸侯會于沙隨謀伐鄭公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七月公會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僑如又譖季孟于晉晉遂不見公執季孫行父于苕丘冬十月晉赦行父許魯平僑如奔齊于是穆姜徙居東宫襄公九年薨于東宫穆姜始往

而筮之也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益五爻皆變惟二不變是謂隨）也隨其出也君（謂穆姜）必速出姜曰亡（猶無也）是于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于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婦人卑于丈夫故曰下位）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姣淫也）不可為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

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左傳

齊姜成公夫人　定姒襄公母　敬歸襄公妾子野母　齊歸昭公母

齊姜成公夫人成公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齊姜至自齊襄公二年薨謚曰齊定姒者成公妾襄公之母姒氏杞女也襄公四年薨謚曰定左傳公羊作弋氏曰葬我小君定弋注定弋莒女

敬歸襄公妾齊歸敬歸之娣歸姓胡女也敬歸生子野齊歸生子裯襄公三十一年公薨立子野過毀而卒立

子裯是爲昭公昭公十一年齊歸薨謚曰齊左傳

孟子昭公夫人　定姒定公夫人　公子荆母哀公妾　悼公母哀公妾

孟子昭公夫人吳女諱同姓故曰子若宋女然哀公十二年薨左傳

定姒定公夫人哀公母姒氏杞女定公十五年薨左傳

公子荆母哀公之妾也荆母嬖哀公二十四年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

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惠孝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為大子國人惡之左傳

悼公母哀公之妾也死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記檀弓

列女傳　施氏婦

施氏婦者齊管于奚之女也毋叔肹妻叔肹妻不聘無媒

禮

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生公孫嬰齊而出之嫁于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嬰齊嬰齊以其外弟爲大夫嫁其外妹于施孝叔（惠公五世孫）晉郤犨來聘求婦于嬰齊嬰齊奪施氏婦以與之婦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遂行生二子于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左傳

敬姜

敬姜公父穆伯妻文伯歜之母也公父歜飲南宮説孟懿子弟酒以露睹父魯大夫為客羞鼈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敬姜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賔鼈于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之五日大夫辭而復之

列女傳敬姜博達知禮穆伯先死文伯出學而歸敬姜見其友降階而郤行奉劍而正履若事父兄敬姜

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而絲絶左右顧無可使結之者俯而自申之故能王桓公坐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者三十人故能霸周公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所執贄而見于窮閭隘巷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室彼二聖一賢者下人如此其所與遊皆過已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子年少而位卑所與遊者皆為服役子之不益明矣文伯謝罪擇嚴師友而事之所與遊者皆黄耄倪齒文伯引衽攘捲而親

饋之敬姜曰子成人矣文伯相魯敬姜曰吾語汝治國之要盡在經矣夫幅者所以正曲枉也不可不彊故幅可以為將畫者所以均不均服不服也故畫可以為正物者所以治蕪與莫也故物可以為都大夫持交而不失出入而不絕者梱也梱可以為大行人推而往引而來者綜也綜可以為關內之侯主多少之數者均也均可以為內史服重任行達道正直而固者軸也軸可以為相舒而無窮者摘也摘可以為

三公文伯再拜受教

歜嘗退朝朝敬姜敬姜方績歜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大夫稱主妻亦如之懼干季孫季康子之怒也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敬姜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韋昭注大采五采少采三采也朝日與三公

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脩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紞所以縣瑱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

綖（紘纓之無緌者 綖冕上之覆也）卿之内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効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絶祀也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不淫矣季康子肥敬姜之從孫敬姜如季

氏肥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肥辭于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内朝自卿以下合官職于外朝合家事于内朝寢門之内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内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及肥如敬姜闔門與之言闔闢也皆不踰閾敬姜祭悼子穆伯父季孫紇肥與焉酢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不受不親受不繹不與繹也繹不盡飫則退

仲尼聞之以為别于男女之禮矣季康子肥嘗問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肥曰雖然肥願有聞于主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于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于舅姑者也其欲室歜也饗其宗老而為賦緑衣之三章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魯樂師聞之曰善哉男人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微而昭矣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

室歌以詠之度于法矣國語

歜卒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吾有斯子也吾將以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内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于禮也夫記檀弓

檀弓又曰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國語

歜卒敬姜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内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内聞也二三婦之辱共

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惱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孔叢子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于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令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于長者薄于婦人厚也韓詩外傳畧同

于是朝哭穆伯而莫哭歇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國語

季孫肥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賔来褻衣何為陳于斯命撤之檀弓記

漆室女

漆室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其鄰婦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邪女曰吾憂君老太子幼鄰婦笑曰此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女曰非子所

知也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人女奔隨人亡其家倩吾兄行追之溺流而死令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今君老悖太子少愚魯國有患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乎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男子戰鬭婦人轉輸不得休息列女傳

韓詩外傳魯監門女嬰績中夜而泣其偶曰何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

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為泣之嬰曰昔宋之桓司馬得罪于宋君出于魯其馬佚而騻吾園葵是歲吾園人亡利之半越王攻吳魯往獻女吾娣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及也今衛世子不肖好兵吾畏弟三人能無憂乎

尚史卷三十四